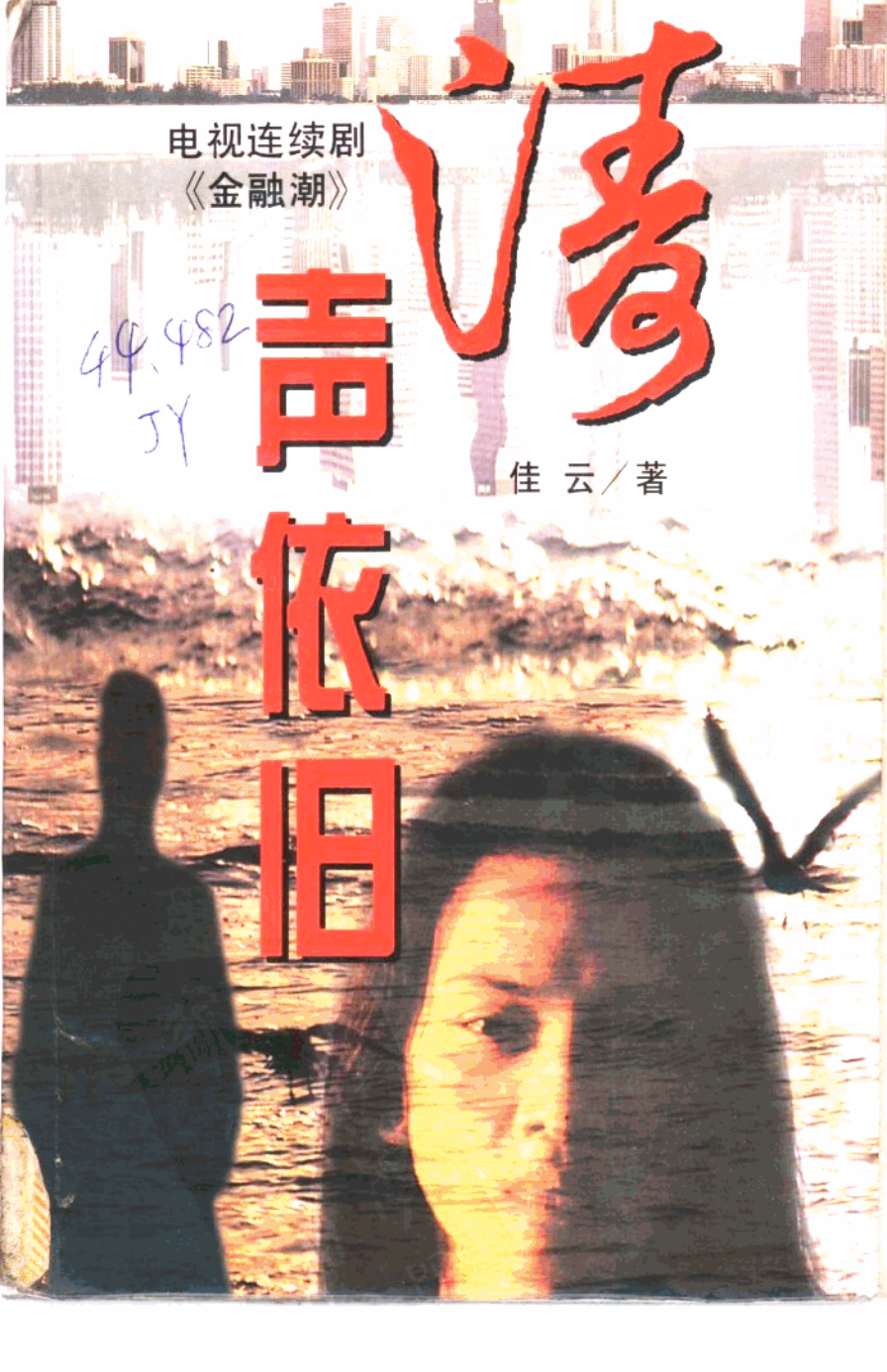


电视连续剧
《金融潮》

44.482
JY
涛

声
依旧

佳云 / 著



目 录

第一章	彼岸归来的鸿鹄		
第二章	旧人不识		
第三章	两情相依又相悖		
第四章	爱心难知深浅		
第五章	婵娟无形		
第六章	骨肉无处不掣肘		
第七章	舞女总有故事		
第八章	看谁笑到最后		
第九章	勒在大亨颈脖上的绳索		
第十章	绯闻也可以制造		
第十一章	丽人喋血		
第十二章	情感没有结局		
妙笔难得一精品		文 晶	
《金融潮》的主旋律意识		甲 申	
追寻生命之梦		何万敏	

第一章 彼岸归来的鸿鹄

1

翱翔的海鸥好像特别钟爱这里，在北美那明灿却并不炙热的金色的阳光下和那些赤裸着的人体相伴，它们肯定也感受到了勃勃浪动的生命活力。与西边隔海的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遥遥相对的著名的列克天体海滩上，活跃着一个个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肉体，赤裸着的乳房和臀部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展示，一双双粉腿更是潇洒无羁。这里被人称为天体海滩，所有来这里的男女老少都让自己进入完全解放自由的境态，所谓灵魂不设防，肉体不设防。有一个诗人曾为此吟唱出这样的妙语：“空气里飘逸着橄榄油的芳香，眼瞳中晃动着储满阳光的浑圆的臀和乳。”也许这里是无邪的，然而却并没有更多的人愿意涉足于此，并非每一颗灵魂能让自己不受诱惑的，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到这里来向着大海向着阳光裸露自己身体的也不过总是那么一群男女。

一丝不挂的混血女人平躺在温热的沙滩上已经有两个多小

时了，圆鼓的乳房和微拱的腹部泛着黧光，那一头略略发红的柔发，让人感受到北美奔放热烈的风情，然而那黑亮的眼睛和白净中透黄的皮肤，却又分明呈现出一丝东方女性的质韵。在阳光下她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会儿醒来感到身心是那么酥散。她时常到这里来，当把自己那天赐的无比优美的胴体从目光交织的网中穿过时，她能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快意。同时，她更因为到这里来能搜寻到强健的充满雄性伟力的肉体而得到满足。当然，一旦发现了这样的目标，她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接近他，用她自己那出色的肉体去诱惑去吸引，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拒绝，因为在这种诱惑的里边还加带着一笔可观的金钱。不过这一阵子她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消除因为爹地的亡故给她的一系列烦恼。作为已故大荣财团总裁唐振仁先生的千金，唐氏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她此刻并未显露出丧父的悲哀，那张线条分明很富轮廓的瓜子脸上，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忿意在荡动，晶晶黑目更有一股不甘罢休的厉光在闪烁。

是的，她当然不能罢休，她怎么可能让她爹地一生奋斗得来的亿万家产落入已经不是她的丈夫的那个男人手中！

那个该死的野心家，唐艾姬一想到他牙关就咯咯作响。

她知道，打他一进入唐氏家族，他就把目光盯在了大荣财团遍布全球的那些银行，那些投资集团，那些制造公司，那些商务机构。她跟他可是做了十多年的夫妻，她完全明白他的终极目的！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他提出离婚时，她才横心答应了。

可是，爹地竟是那么愚蠢，在他撒手而去之时却是那么不可思议地立下了一份叫她一腔怒火无处发泄的遗嘱！

本来已经平和爽快的心境却因为一下想到恼人的家事而破碎了，她没有兴趣再这样平躺在阳光下，便站起身来，赤裸着走向了停在海边公路上的那辆白色的敞蓬宝马跑车。她上了车，

从皮座上抓起粉红色的三角裤衩，将两条修长的腿伸了进去，然后将那件价值两千美元的意大利蒙格丽裙装套上身，又喝了几口菲尼克斯矿泉水，把瓶一扔，握着方向盘一踩油门飞驰而去。

温哥华的阳光仿佛永远是那么明丽柔媚，这个枫叶之都总让人觉得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淡淡的馨香，还能不时嗅到由微风传送来的郊外无边的甘蔗林特别的甜意。此刻，那片环境幽雅怡人的 West 因一座座在绿荫中掩蔽的豪华别墅更是显得那么娇娆富有。不时可见赫赫有名的凯迪拉克或者劳斯莱斯牌子的顶级豪华轿车从整洁的马路上像鹞鸟一样轻捷地驶过，在一晃而过的反光玻璃外，自然看不见坐在车中的人物，可是你完全能想像出那一副富豪的形象。

就在 West 的西北角，一片占地二十多亩的 House 最引人注目。这不光是它的价值——十年前是它的主人耗资两百万加元请加拿大最有实力的帕克尔房屋公司建造的，当时折合港币一千三百万元。更主要的是，它的主人刚刚去世，在此举行了作为加拿大的华裔可说是有史以来最隆重的葬礼。除了一位财务部长亲自前来吊唁以外，总统也特地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送来了花圈。

唐艾姬开着宝马跑车驶进了自家的 House，刚到造型别致气派无比的乳白色的建筑物前停住，一位穿着挺括的白色制服的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仆快步走来开了车门。她跨下车，中年男仆便告诉她，有位香港的吴先生来过电话，说他已经到了温哥华。唐艾姬一听喜色便从眼稍中透出，她快步走进客厅，要男仆迅速给她接通与对方的电话。中年男仆立即拨了电话，接通之后说了两句，便把装在银盘里的电话递了过来。

唐艾姬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是阿元吗？我想立即见你。嗯，你快点到我这儿来吧——”

对方不知说了句什么，她的表情一下变得缠绵了：“你呀，

可没把我放在心上的哟。别说得那么肉麻，男人我可是看透了。别嚼舌头了，我要你快来——”

她把电话搁到桌上，男仆又低声在她耳畔说了句什么。

她那未加修饰也是浓墨如漆的丽眉一竖，瞪着他道：“你怎么不告诉我？”

男仆垂下眼：“我是刚刚知道的。”

她想了想，又转身疾步朝外走去。她走出楼，上了宝马轿车，又摇下车窗，告诉车边的男仆如果香港客人来了请他等候一下，这才一溜烟开车驶出了 House，向着城中心飞驰而去。混血女如此风风火火的举止，正显出她那种不同寻常的个性。

五十二号街区的大荣财团总部大楼与最著名的多伦多米尼银行大厦遥遥相对，无形中就显示出这两个财团鲜明的竞争态势。而设立在太平洋中心内的双方都占有了相同比例股份的伊顿铁路公司也恰如其分地证实了彼此的实力。

当然，因为华裔金融巨子的去世，大荣财团的股票接连两周小有回落，这就使新闻媒介和社会大众对财团新的决策人有所瞩目。

这会儿，在大荣财团总部八十八层高的巨厦内的一间供最高决策层人士举行会议的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里，四十七八岁的前副总裁蔡廷炎正在主持总经理联席会议。十多位衣冠楚楚的负责各项业务的总经理端坐于椭圆形的长桌两边。正中那堵雪白的墙壁上，悬缀着用“D”和“R”两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来设计的一个球形的金属徽标，这种以黄色作底以黑色描图的徽标在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都能看到。

可以说这是大荣的骄傲。黄色代表了皮肤，黑色代表了头发。龙的传人无论在地球的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今天是前总裁故世后举行的第一次最高层会议，所以会一开始，蔡廷炎就语调沉凝地提议，为已故的总裁唐振仁先生起

立默哀。

总经理们全体直立，垂首致哀三秒钟。

之后，蔡廷炎才低声道：“诸位请坐。”

总经理们坐下了。

蔡廷炎依旧站立着，环视一周道：“诸位，蔡某承唐先生厚爱，继承大荣财团之总裁一职，实有惶恐不能之感，唯有兢兢业业，视大荣为己生命所在，竭尽全力，图谋发展，才能不负唐先生之重托，告慰其于九泉。所以，恳请在座的同仁，一定要齐心协力，那蔡某就不甚欣慰了。”

听罢他的话，侧边那位负责欧洲地区银行的满头银发的杜总经理不禁启了口：“廷炎，已故唐董事长对你所厚望，我等皆知，你掌管大荣之事务也非一日，业绩有目共睹。唐先生能不讳亲疏委你重任，实为我等之幸事，我想在座诸位，对你都是首肯信赖的。是不是？”

杜总可是大荣资深的最高层决策人之一，他这番话句句适情合理，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蔡廷炎却还是谦逊道：“蔡某不才，能得如此信赖，实是感动于怀。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若能使大荣鹏程万里，我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这铿锵言辞一落地，总经理们便就掌声鹊起。

可就在这当儿，门嘭地一下被推开，唐艾姬一脸秋风撞了进来，两位秘书又不敢阻拦。

蔡廷炎注视着自己的前妻，当然明白她这时出现意味着什么，一时也没言语。

杜总在大荣几十年，自然也知亡故总裁的家事，便站了起来，对满脸怒气的唐氏千金送上一丝笑意，很柔和地说道：“唐小姐，这里正在开总经理联席会，你——”

唐艾姬撇嘴冷冷一笑：“我就是知道你在开会才赶来

的。”

说着她不再理会杜总，走到蔡廷炎的跟前，浓眉冷凝，直视着并不看她的蔡廷炎，随即鼻子一哼：“蔡廷炎，我倒想问问你，你凭什么坐在总裁的交椅上?!”

蔡廷炎犹如山岩一般依旧沉吟未语，众人相互一视，也没人开口，漠然置之。

唐艾姬又道：“你以为你讨好我爹地，让他在遗嘱里把大荣的百分之七十股权让给你，你就大功告成了吗？你是唐家的什么人?!”

银发的杜总忍不住劝道：“唐小姐，廷炎可是你父亲的女婿嘛。”

唐艾姬哈哈一笑：“女婿？哈哈，杜老伯，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还女婿呀？”

杜总道：“你跟廷炎的关系是断了，可是，唐先生却是始终如一，否则，他怎么可能让他的亲生女儿反只拿到五分之一的股权呢？”

这话可是最钉唐艾姬的心了，她有些羞恼地瞪了那弥勒佛似的杜总一眼：“哼，你以为我就能承认这种事实吗？

杜总摇摇头道：“你不能不承认你父亲的遗嘱是合法的，你无法改变呀！”

唐艾姬一下火了，一双美目中迸出灼人的火焰：“杜老伯，我们唐家的事用不着你来插嘴！我唐艾姬从来是个不服输的人，我告诉你们，我要向你们证明，有朝一日坐在那把交椅上的将不再是他，而是我这个唐家真正的传人！”

她说完这番话，再狠狠地盯了一直没吭声的前夫一眼，便转身走了出去。

像一道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掠过了，在座的总经理都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情，忍不住悄悄议论开来。

蔡廷炎抿抿有些发涩的嘴唇，重又站了起来，双手向前撑开，仿佛要按平这意外的风波：“诸位，我们用不着介意这件事。下边我让国际业务部部长韩博就大荣财团在远东拓展的构想向大家作一个报告，顺便说一句，他刚从中国回来。”

众人一下安静了，把目光投向蔡廷炎另一侧坐着的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士。

韩博站了起来，向众人略一颌首，便开始发言：“众所周知，已故的唐董事长一直对本财团在远东方面的拓展甚为关心。我们在香港、泰国、缅甸、新加坡创办了跨国公司，财团从远东方面的收益已占整个财团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荣财团的最大目标是中国。这是已故总裁的心愿，也是我们新任蔡总裁的壮志。所以，总裁已经决定，近期将携巨资回到中国去，把大荣财团的形象树立在我们的故土上！”

接着，韩博花了近一个小时又详尽地讲解了有关投资的构想。众人听了纷纷颌首，表示赞同。

会议结束前蔡廷炎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已经充满了一种激情：“诸位，我还应该告诉你们一件事，最近中国总理访问北欧时，鄙人有幸承蒙接见，总理很诚恳地邀请大荣财团回中国投资，表示将给予全力支持！”

他的话音刚落，在座的同仁便送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从这种表示中，他明确地感受到眼前的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同事的胸膛中都有一股强大的热流在滚动。

他一下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那难忘故土的拳拳之心。

作为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的一个大都市，几乎在人们不易察觉到的时候，就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了。

银行大道是本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顾名思义你就可以想象在这条车水马龙的大道最引人瞩目的是什么。东口上耸立着的那栋有着四十层高的中国人民银行S市分行大楼曾经是一种象征，通体的蓝色玻璃在阳光下，闪射着一种耀眼的光斑。而在西口，本来是中国工商银行S市分行的大楼的另一端，却又有一家新的金融实体亮出了自己的招牌，全称是中国S市合作发展银行。

宽敞的营业大厅内，数十盏日光灯齐洒明辉，使里边格外清雅明亮，所有的营业柜台上都摆放着电脑，在这里进行的一切业务都是那么快捷方便。

这当儿，一位上身穿印有图案的T恤衫，下边是玫红的牛仔褲的年轻姑娘骑着一辆野狼70型摩托车来到了银行外，她停了车，快步走进营业厅，来到五号柜台上。向里边递上一张现金支票。柜台里的营业员是一位姿色娇娆的小姐，胸前的服务证上写有焦美艳三个字，可谓人如其名。她目光与客人一交接，嘴梢便淌出一道意味深长的笑意。

“哟，是千金小姐呀。”

好好点点头：“你好，美艳。我说，我要大钞。”

焦美艳那双很显风骚的丹凤眼中润含的晶亮眸子一转，却耸耸肩：“噢，好好小姐，那就对不起了，大钞支出完了。你该提前打招呼。昨晚怎么不给我们主任说一声，那多省事儿！”

对这样的拒绝，好好那圆乎乎的脸上显出一种不悦，可也

无奈，见焦美艳把五大叠拾圆的小钞递上柜，她也懒得数，塞进挎在肩上的羊皮背袋就朝外走去。

“哎，你不数一数要有了错我可认呀！”焦美艳站起身向她喊了一句。

可是，好好却已经风风火火地走出了营业厅。

隔着落地玻璃窗，焦美艳得意地瞟着她的背影一笑。看没有客人了，便从电脑桌旁站起来，向主任写字间走去。

从侧门来到走廊，便是营业部主任的写字间。焦美艳敲了敲门，里边传出一声请进，她便推开门走进，很自然地一下锁扣了门。在靠窗的那张宽大的黑色的聚胺脂漆闪亮的写字桌后坐着一位年轻俊彦。如果要论资排辈，那二十八岁的石中义很难说能这么早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他可是凭着自己的才干而崭露头角的。在金融系统，最赏识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工商行的分行行长冯传山，一个是合作发展银行行长薛若怡——他未来的丈母娘。但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两人绝不是因为他与刚才那位来取钱的行长千金的关系才对他有所青睐的，当然，这样的关系要说绝对不起作用那也未免太武断，不过作为这个新型金融机构的中心营业部主任，上下左右对他的口碑那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正在修改一份报告的石中义抬起头，瞅着走进来的焦美艳，问她有什么事。

焦美艳挤挤眼：“知道吗，我刚才玩了玩你那位自命不凡的小妞。”

石中义略略一皱眉：“她来干什么？”

“取钱。”她说说着走到石中义身边，俯下身凑近他：“怎么样，我自由了。”

石中义的目光从眼前的这张荡漾着一种令人心动的娇妩的脸上移开，酸了酸写字间的房门。

“我扣了的。”那美艳的女人的气息就在他脸庞边撩拂。

“你老公——走了？”他觉得在那对与他只有一寸之距的晶润的眼瞳中映出了自己的形影。

“还不走，这两个月就象饿狼——”

“那没办法，中国的船员在海外不敢嫖娼。”他笑了笑，想起那个说话有点结巴的男人，不禁有一丝暗暗的得意。

“好了，又是我们俩的天地了。今晚上——”

“我看你也是只母狼。”

“你说对了，我要吃掉你。”

少妇娇柔的身子一下软沓沓地靠着他，同时俯下脸，很准确地将他的唇噙住了。

他不能拒绝她如此的放浪，如此的肆无忌惮，更被她伸进他口腔的舌给搅得心欲亢动。于是他伸手搂住了她很软绵绵特有性感的腰，让她坐到自己的腿上，在她的唇对他放浪之时，他的手却在另一处狂烈地掀起野来。将丝质的小罩撩上，就捏住了那一对圆滚滚的奶子，他感到胸海中一道道急潮在挺拔的峭礁上撞击，那迸碎的水花很爽悦温润地溅落，使心魄几近惑荡，理性的苍穹几乎被热流流的欲望粉雾所掩蔽，要不是因为坐在皮椅上，宽大光亮的泰柚写字桌最终使他的心思产生一种警戒，否则他会完全放纵自己，要与眼前这个艳靥的女人狂烈一番了。叮呤——直到一道电话铃声，最终打断了两人涌泻的欲潮。

石中义接过：“好，我马上来。”

他搁下电话，把那少妇从膝上推开，站起身来，向着窗外理了理自己的斜条纹金利来领带。

“是你未来的岳母召见？”焦美艳嗫嚅嘴说。

石中义点点头。

焦美艳知道该到此为止了，把自己有些卷上的衣衫拉直，耸耸肩扭头走了出去。年轻俊彦又过了几分钟，让自己的心态拉

回到此时应该的边界，这才拿起写字桌上的报告走了出去。

他来到走廊，睃了玻璃门隔着的营业厅一眼，便跨进开启着的电梯。他按了去八楼的按钮，电梯轻轻地自动关了门便上升。升到八楼，门一开他便跨出，来到缀着一个镀金的铭牌的写字间前。他定定地盯着门上的镀金标志，黑色的瞳仁里倏地闪现出一种热光，这种热光凝聚了他体内的所有能量。

终究有一天，我会以占有者的身份推开这扇门的——

这么想着，他推门跨进去。

写字间里，合作发展银行行长薛若怡正从靠壁的书橱里拿出一本厚厚的英国艾卡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去年的金融年鉴在翻阅，从窗棂上透进的明亮的光线正好照在她的脸上，让人感到分布在那张鹅蛋形的容颜上的眉眼和鼻唇有着无可挑剔的线条美。她虽然已四十好几，可因为皮肤细柔，再加上耐看的线条，竟显出一种成熟女性少见的优雅端庄，感觉上比实际年龄要减少得多。就连此刻走进办公室的年轻男人望着她，一时竟都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吸引。作为一个男人，他时常都暗暗有一种感叹，不明白为什么上苍使这个中年女人具有那种持久的婉丽倩美，而让她的女儿却相形见绌？

女行长抬起头，向他颌首浅浅一笑，到写字桌后坐下。

“阿义，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办事处要我们为他们代理一笔拆借业务，明天你一块儿去参加谈判。

“是。”石中义应道。

“你有什么事吗？”女行长又问。

“行长，关于筹备证券部的工作我已经在进行了。”石中义表现得很恭敬地说。

“唔，要抓紧。几家大型工厂的债券都准备交给我们代理发行，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女行长投向他的目光中有一丝赞赏。

“请行长放心，最多半个月我就能做好一切硬件的工作。噢，这是我建议发行信用卡的报告，请行长过目。”石中义说着把手中的报告递上去。

薛若怡迟疑一下：“这件事——你那天在办公会上的建议我一直在考虑。从目前我行的情况看，分支机构还不完善，所以，暂时放一放吧。”

“是吗？——”石中义心里一梗，不过没在脸上表现出来，他的眼瞳转了转：“噢，行长的决定是英明的，我完全服从。”

薛若怡望着他，那种赞赏更显得厚重了：“阿义，你是有才干的，在业务方面的开拓别因为这件事就有所停顿，一定还要充分发挥创造力。你是个有进取心的人，应该明白，在金融改革的今天，只有紧紧抓住中国金融转轨的运行规律，具有创新思维和敢于实践的胆魄，你才能抓住机遇，成为这个金色巨浪的弄潮儿！”

这话让那年轻人心中顿然激荡起一道浪花，他的脸上更是重叠上一层谦逊：“谢谢行长的指教，我一定努力去做！”

看见他如此的神态，薛若怡只觉得自己未来能有这么个女婿而十分欣慰。

“噢，好好是个野孩子，你可要多多开导她——”

她禁不住说，无疑在传递一种亲情的信赖。

石中义笑了，他什么也没说，而脸上的微笑明确无误的能让对方安然放心，他再恭敬地一颌首，然后退了出去。

3

一辆黑色的雷诺轿车驶进了别墅，来到乳白色的建筑物前停下，台阶上的男仆上前开了车门，香港兴泰房地产公司经理

吴德元跨下车来。穿着蓝色条纹西服的四十出头的男人打量了一下四周。十年前就在这座建筑刚刚落成之时，他就被逐出了大荣财团。此刻他回到这里，难以避免地有一种灼热的心潮滚动在胸中。他走进客厅，面对着宽大华丽的客厅，那烈烈的心潮更在沸腾，所有的摆设都还是原样，他想起当时就是在客厅里，已故的大荣总裁毫不留情地告诉他大荣不再需要他的那些话，那是一种何等啮心的屈辱呵！

一位年轻的女仆出现在他面前：“吴先生，小姐在楼上等你，请随我来。”

他点点头，随年轻女仆走上雕花红豆木扶梯的楼道。两人上了二楼，沿铺着名贵的波丝地毯的长廊上走了一阵，来到端头一间浮雕圆拱型门外。

“请进吧——”年轻女仆推开了门，躬身退开。

吴德元走进，只见房中布置真是气派，那些红木的意大利家具堂堂皇皇，天花板顶上那盏硕大的水晶吊灯投下桔黄的光辉，更是一种富丽透溢。他站定了，四下巡睃着，却没见女主人。

这当儿，他听见左侧的一道门里传出一阵水声，知道那是浴室，便向那里走去，门虚掩着，他走到门边，轻轻推门一看

豪华宽敞的浴间中，唐艾姬正精赤着粉体泡在一个占了大半浴间的椭圆形的土耳其浴池里，向他投来一种妩媚的笑意。

吴德元走了进去，站在池边。他欣赏了她片刻，不由叹道：“你还是这么年轻美丽。”

唐艾姬那两只美目一闪：“当然，我永远自信我的魅力。”

吴德元点了点头，他蹲下身来：“对不起，我实在是抽不开身来参加你爹地的葬礼——”

“你用不着道歉，知道吗，我可是没流一滴眼泪！”

池中的裸体女人说着，从池边的一个银盘里拿起一只香烟叼在嘴上，池边的男人从衣兜里掏出打火机为她点燃。

“我都听说了，你爹地对你可是太——”他说着耸耸肩。

“我不会甘休的！”混血女人猛吸了一口，吐出一片烟雾悻悻地叫道。

“这就是你突然要我来渥太华的原因？”他问。

“是的，我要你来帮我一把。把你的心机全部调动起来，怎么样，你不会拒绝我吧？”混血女人也斜着眼。

他与她的目光相接，心欲顿时被撩动起来，舔舔嘴唇柔声道：“怎么，你在浴池里这么裸露着身体跟我谈这个？”

“噢，你就按捺不住了？”混血女人的眼风飘出一道情欲如火的焰光，她稍稍一抬身子，放荡地让自己那一对丰硕的白乳泛着水光在池水中凸现出来。

男人情不自禁地伸过手去，擒住了乳上的那一朵玫瑰，女人感到了一种刺激，仿佛面临阴郁的景色之中，天际陡然掩来一片艳艳眩目的云霞，顿时身心都沐浴在悦亮的爽朗之中。她情不自禁地让腥红的舌伸出在唇边柔柔地嚙动，无尽的快意如池水般将她赤裸的身体浸淹。她抬起粉红的手臂，将池边的男人一下拉到池里，把他按到了自己两只耸动的乳间。男人的嘴在噙住那如豆的花蕾的同时，一边匆忙地动作着，片刻，他的身体也如她一样精赤。这可使她更兴奋起来，于是她像一条水蛇一般将其缠绕着，尽情地用她的所有感官去享受和攫取。这是一种带着愤怒的报复心理的征服，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狂烈，那么野性。就如那斗牛场上撒野的蛮物，对于骑在它背上的牛仔掀动四蹄，曲腰耸臀，要向世界证明它是主宰。于是小小的池中泛着放浪形骸的波光，阴阳的交合迸放出一道邪意变态的放肆，到头来竟使那意趣无比的男人们精疲力竭地爬上池，犹如满身伤痕的斗牛士，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并非对手

的懊丧。

阳光已经悄悄地移开，再无法从窗棂上透进了。卧房也得暗淡起来。

唐艾姬坐在那张莲花形的梳妆台前梳着她那棕红如瀑的柔发，北美风情的脸膛上还残留着经历了性潮高峰的粉晕，眼瞳显出身心极度酥畅过后的惺迷。另一边，吴德元松弛无力地躺在意大利宽大的摇椅上，休息好半天，他的心神才逐渐恢复，嘴里的雪茄软软地喷出一溜溜白烟。

“怎么，你打算把你的股份从蔡廷炎手上抽一部分出来？”

“是的。我要跟他斗到底！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了，他凭什么要得到我们唐家的财产？！”

提到财产的事，唐美姬的眼中一下又迸射出愤怒。

不料吴德元却摇摇头：“那也不能这么说，他为大荣干了十多年，大荣有今天的如此发达，可以说里边有他的全部心血，所以你爹地要让他掌握百分之八十的股权也是无可非议的。”

唐艾姬回头瞪了那香港人一眼：“呸！什么无可非议？他刚到加拿大来时什么模样你未必不知？身无分文，十足的流浪汉！要不是我父亲收留了他，早就死在路边了！”

吴德元笑道：“当然，处在你的位置，那是不愿甘休的。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几十亿美元呀。蔡廷炎能拱手奉送？”

唐艾姬悻悻道：“他当然不可能拱手奉还。不过，我要拼尽全力跟他斗一回，我要他一败涂地，把他从我父亲手上骗得的钱全部吐出来！哼，我要他还变成一个穷光蛋！”

“可你怎么跟他斗法呢？”

“你知道吗，他要到中国去投资了。”

“那儿是全球的投资热点，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我爹地虽然让他掌握了大权，可也有制约。他必须使大荣的收入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递增，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那